

## # 世相 #

## 又中秋

■戎可

“明月照昭,当我户扉。”说起中秋,脑袋里居然冒出这么一句。不记得何时见过这句诗,可能很小就读到,不懂,便忘掉了。儿时的月光是那样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读小学时,家住一座小山脚下。翻上山顶,四望便是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风吹草低,黄花遍野。白天放学,匆匆写好作业,兔子一样冲上山顶,在草丛里左冲右突,捉虫打鸟,水灌鼠洞,忙得不亦乐乎。清风徐来,草尖上露出的是孩子们黝黑的脸,脸上是四下挥洒的汗水和阳光般灿烂的欢笑。即便这样,也挡不住他们对中秋月夜的期盼。“能几日,又中秋”。除了丰盛的聚餐和可以装在口袋里的月饼,小孩子不懂团圆中的苦乐,让他们心里痒痒的,是晚饭后的游戏,那是一年中心仅有的可以夜间玩耍的机会,更何况还是圆月当空的夜晚。月光如水,洗去了万物的颜色,世间一切都变成了

深深浅浅的灰。在那些高高低低的灰色里,最适合的游戏就是捉迷藏。“谁敲梆子?”不知谁起的头,前后几趟岁的孩子悄悄地聚在一起,一番喧腾之后,一个孩子拿根木棍,有节奏地敲着哪家的门梆,闭着眼念念有词地倒计时,其他的孩子四下躲藏,轻巧的上了房顶,苗条的闪身门后,还有机灵的,干脆躲在那门梆下面。可笑那敲梆的孩子,又要找到每个躲起来的小鬼,又要防着不要让人抢走插在门梆上象征着胜利的木棍,龙伸鼠缩,犹豫迟疑。他怎么也没想到,才离开门梆一步,门下就伸出一只夺魁的手来!胜负一决,孩子们像涨潮一样重聚在一起,一番嬉笑怒骂之后,又像退潮一样散开,梆点儿重又有节奏地响起。孩子潮起童潮落,月光被反复地打碎,就像海面上被激起的泡沫,雪白,轻灵,听不见一丝丝胜败的声音。

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当敲梆子的,那

是赢家,是将军,是王者,主导着游戏的进程。有时,会有促狭的孩子,敲完梆子就回家吃月饼去了,一群躲起来的小鬼头,出又不敢出,躲又躲不住,腰酸背痛之后发现被耍了,少不了要打上门去。偶尔,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什九要牵连出大人来,大人微醺,弄不好还要上演全武行。月亮不懂这是为了哪般,只在穹顶浅浅地笑。

我懒,不喜欢当敲梆的,经常干的,是像老鼠上灯台那样,爬上高高的草垛,暖暖地躺在那里,嘴里衔根甜甜的草,看四下冷冷的月光,在心里慢慢地描月光下的远山浅黛,等着人来找。长大一点儿后,偶尔会想,这世间的潮起潮落风声水起,也“应是嫦娥掷与人”吧,所争何来?

倏忽几十年,当年因为找不到我而结束不了的游戏,如今仍然没有结束。那些急着我被发现,以便开始新游戏的人,多半已经等不急,各自找到了新的要处。那些期盼

我跳出来夺下梆子赢得胜利的人,也许依旧对我充满着期盼。我呢?依旧不好胜,不紧不慢,被许多人恨,也辜负了很多人。

月有圆缺,何止中秋。那一年腊月月圆,我初中,下晚自习出教室,被冻得浑身一激灵。同桌抬头轻轻地说,“是广寒宫漏了吧”。“我思远逝,尔思来追。”

(<http://blog.sciencenet.cn/u/squirrelroco>)



你看,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 键下生花



月是故乡明。

中秋节是个团圆的日子。去年在异乡陪伴刚入大学校门的儿子过中秋节。没有赏月。

晚上回到家中,看电视上的中秋赏月晚会,还是想起了儿时的中秋节。那个时候的中秋节才叫“节”呢。

我们老家称中秋节直接就叫“八月十五”(“十五”的山东安丘发音类似“食物”),土得掉渣,听起来却感觉乡味特浓。农村过中秋节恰逢秋忙季节,往往是在田地里忙碌了一天,匆匆赶回家,全家围在一起,过这个团圆节。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很早就开始准备这个节日了。父亲早早就买了月饼、梨、山楂、苹果、芋头等,放在阴凉的屋子里保存着。母亲也忙活着,用模子做成了各种形状、中间夹有红糖的面食,如面鱼、面青蛙等,硬硬的,用慢火烙成。那个时候的月饼尺寸比较大,家里每年只买几个月饼,用纸包着,外边捆着纸绳。月饼的中间夹杂着冰糖块和各种颜色的“线条”(七彩线)。晚上一家人围在煤油灯下,父亲将包得严严实实的月饼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平放在大面板上,用大刀从上方十字花式地切下去,有时候听见“咔嚓”切着冰糖块的声音。父亲看似公平地分隔着月饼,实际上最后窄窄的两条总是属于他和母亲的。我们姐弟们吃着月饼,总是希望一口能咬着冰糖块,只要感觉牙被咯一下,听见“咔嚓”的声音,心情就特别兴奋,舍不得马上将糖块吃掉,往往会吐出来,用纸包起来,放在口袋里,日后再享受。一旦父母亲啃着冰糖块了,一定会也吐出来,放在我的手心里。那个时候特别期待那种“咔嚓”声。

梨也是大个的,青青的皮上带有斑点的那种,水分特别大。那个时候家里买的梨不多,就几个,每人分不到一个,家里买的几个在中秋节晚上只是摆着看看,一般都舍不得吃,在家里放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才全家享受一下。记得父母亲说,梨是不能分着吃的,记得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了。好像也是用刀切成片片吃的。苹果也是买几个,也是大个的,但我清楚记得苹果是切开分吃的。山楂、芋头(煮熟的)和烙的面食,是要留着父亲“看闺女”的。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父亲在中秋节是要专门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看

## 怀念儿时的中秋节

■王德华

望女儿的,称“看闺女”。一般是父亲背着山楂、梨、芋头和烙的面食到女儿家,这也是女儿最高兴的日子,一大早就在门口等候父亲的到来。等到这些礼节结束了,我们就可以享受母亲烙的面食了。

小时候的节日梦想就是能吃点好东西,伴随着这种“吃”的期待,体验着传统的文化和家庭和谐温馨的生活。那种时刻是一种留恋,是一种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传统和美好就是这样留下了烙印。物质短缺的时代,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可怜,可是儿子女们深深回想着父母的大爱和家庭的温暖。现在各种花样、各种价格的月饼都有了,可再也找不到那种儿时的感觉了。水果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需的营养,小时候的那种期待后得到享受的感觉,也不会再有了。

感觉那个时候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母亲会给我们讲嫦娥、吴刚和桂花树的故事,也会让我们在那圆月里寻找这些人。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手捧着舍不得吃的梨和从月饼里“吃”出来的冰糖块,在母亲的臂弯里,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dh>)

## 跟帖

[10]孟津

梨是不能分的,我们家一般是合吃一个梨。

博主回复:“团圆”而不“分离”。

[9]游客jika

那时的月饼没有添加什么化学产品,水果确实也甜,不像现在红彤彤的水果,却是动物激素加植物激素,没味。

博主回复:这也是让我们怀念过去的理由。过去穷,但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尤其是那份情,乡情、亲情、友情,都是那么纯。

[8]马丽丹

手指头上还留着儿时吃月饼的香味儿……记忆中那时的月饼是最好吃的。

很幸运我每个大的节日多数还是回老家过的,今年的中秋也是。

博主回复:回家团圆是一种福气,日后必然是种美好回忆。

[2][游客]camel

记得六七十年代,青海的水果品种不多,中秋节早上,奶奶给我们兄妹三人每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西红柿、几个沙果、一把瓜子(这个多,可以随便吃)、两块月饼。月饼难吃得要命,我拿来换哥哥妹妹的水果。这些东西我们会慢慢吃,还要经常检查,是不是被另两个人吃了,那段日子太好了!

博主回复:兄弟姐妹情,独生子女时代是体会不到了。

## 闲情偶记

## 想起五十年前的中秋节

■冯大诚

昨天去超市,卖场上两种商品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卖日用品的中间热门铺位摆的是拉杆箱和书包,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卖食品热门铺位则是月饼,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悬挂的大字促销宣传牌上分别写着“开学啦”和“中秋月饼”。现在大学新生入学,拉杆箱似乎是必备之物。而中秋月饼对于大多数人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只是感到中秋节了,总还是要有这个形式。看着这些商品,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前的那个中秋节。

那是我刚上大学时的中秋节,与现在大多数同学一样,刚上大学的那个中秋节往往是第一个不与父母家人在一起过的重要节日。而那个晚上我并不在学校里,而在当时还很荒凉的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南口农场。

那年,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学校在北京,就是玉泉路19号,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所在的那个校舍。报到后,经过几天入学教育,便把我们拉到南口农场参加劳动。

印象中,南口农场位于一个大的河滩谷地。传说那里是杨家将与辽兵血战的金沙滩,虽然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当时,那里的苹果树已经种上好几年了,但还没有结果。我们的任务是在苹果树的边上挖坑,要在每棵树的旁边一米多远的地方,平行地挖一个两米长、半米多宽、一米多深的坑。那里的土地真是瘠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与土夹杂在一起,用铁锹挖不动,用镐头刨也不好刨。有的石头就得用镐刨出来后再用手搬。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青春发育期,个子还没长起来,又瘦又小,又从来没有使用过锹、镐一类的工具,所以,干活特别吃力。好在没有“承包责任制”,几个同学一起干,北方农村来的同学就能干得多,他们的年龄也普遍大一点。坑挖好后就在坑里放青草,再填上踩实。据说,这就是施肥,过几年,苹果树的根就会扎到那里。很多年以后,我看书才知道,南口农场诞生在“大跃进”的年代,北京市的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戴着“右派”的帽子,参加了那里的拓荒工作,那些树就是他们这些人栽下的。

在那里大约劳动了十几天吧。当时刚上大学,还处在兴奋时期,又初到北方农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例如,第一次见到在街上乱跑的猪,看到了用土和石头筑成的院墙……除了身体累一些之外,倒也不觉得当时有多苦。在那里劳动的最后一天,就是中秋节。

已经过去五十年,许多细节已经记不得。但是那个中秋节晚上的场景,我还记得。晚饭的时候,除了较为丰盛的饭菜之外,每人领到两块月饼。饭后大家集合在南口农场的广场上,带队老师讲了话,然后是演出,反正可以自由活动了。那天天气晴朗,有月亮,略有一点云。我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

在旷野里欣赏过八月十五的圆月,z同学与我一样,也一直生活在江南的城市。我们俩一起坐到了广场的后边,远离大队人马。除了广场有一盏亮的灯以外,四周黑黑的,像梦幻的世界。我和z静静地坐着、聊天、赏月、吃水果和月饼。看着天上的月亮一会儿被云遮住,一会儿又从云里钻出来,越来越高,越来越小。

这是我们离开家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虽已过去五十年,但对那个在云端里钻出钻进的月亮还是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俩都没有离开家人的伤感,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五十年前的情况,与现在已经大不相同。那时普遍贫穷,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饭,不受冻,如此而已。国家规定北京地区大学生的伙食费是15.5元,家在农村的学生一般都能拿到不少于伙食费的助学金。我们每天都能够见到几片肉,每个星期有一次大荤(一小碗肉),中秋节每人还有两块月饼。这种伙食比绝大多数学生在家时好了不知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绝少有抱怨学校生活及学习条件太差。过中秋节也就没有想到回家。不要说中秋节,就是过春节也有近一半的同学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回家。但是即使不回家,也没有什么伤感和抱怨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同龄者,往往只读到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就因为经济条件辍学了,在一个家庭之中,往往只能够供一个孩子多读一点书。我们能够读大学,就是非常幸运的了。所以,我们非常知足,即使有困难,一般也不告诉家里,哪怕身上的衣裳已经补丁摞补丁。

也就在那个中秋节,劳动已经结束,马上就要回学校的时候,我们从南口坐火车去游览了长城。那时候还都是蒸汽火车,沿着詹天佑设计的有名的“人”字形轨道,由两个火车头,一个推一个拉,到达了青龙桥车站。在那里我们瞻仰了詹天佑铜像,然后步行去八达岭。那时候的八达岭长城,游人极少,同学们几个人一伙,也不知道往哪边走更好。我们几个目测了一下,哪边高就往哪边走。我们爬到了最高的烽火台,再往外,就是破破烂烂的长城了。有一块告示牌非常醒目:“外国人未经许可禁止逾越”,我们几个同学都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是可以逾越的,于是,又往外走了一小段。中午在长城上吃的饭是食堂发给的干粮,是不是很有意思?

(<http://blog.sciencenet.cn/ufdc1947>)

